



老而彌堅——熱愛生命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大自然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，
人與自然和諧存在，人與人互助互愛，就能享受生活的美感。
丁學洙畫畫就是用此觀念和態度去觀察，去寫照。
所以當他在面對東部的日出，寫生太陽時，
他是生命的投入，他不是畫太陽的輪廓而已。

天人同一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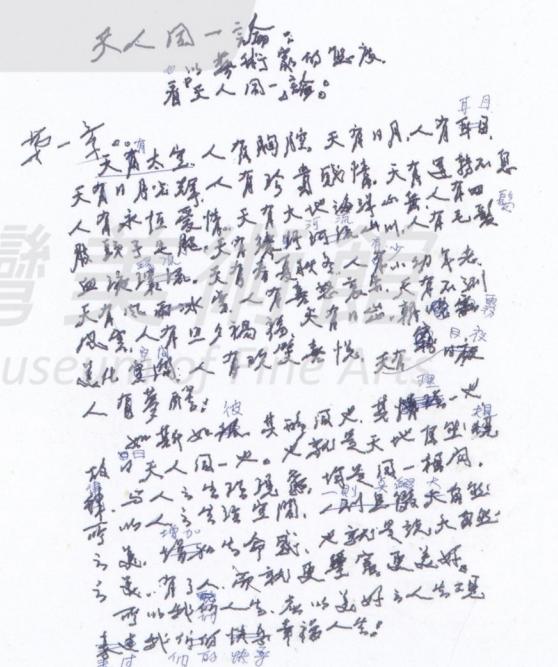
丁學洙一生九十年的歲月，大部分在艱困的日子中度過。從上海美專抗戰流亡到重慶武昌藝專，從大陸到台北，從台北到台東，在物質生活上都是較為匱乏。家裡祭拜祖先的香爐，僅能以未用完的廣告顏料瓶子取代。但因為他對生命的熱愛，對感情的珍惜，對世情的洞達，使他的精神生活異常的豐富而精彩。

弘一法師李叔同說：「雪夜千卷，華時一樽」。外在環境不論如何改變，都改變不了他追求藝術的熱情以及初心，刮風下雪，他一樣寫生創作，毫不懈怠，用坦然的態度把握當下。因此他的藝術境界，才能跟著年齡和生活不斷提升，發光發熱，越老越有精神。

丁學洙號「淮南子」，作品中常鈐有「淮南子」和「淮南書畫」兩方印章。「淮南子」語出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所寫一部著作《淮南子》。主要內容和思想，大致來自道家老莊「天人合一」的思想，闡述人與自然是相對的融合關係，不是相互對立。《淮南子》認為包含人在內的萬事萬物都是透過道而生，而道衍生的過程是依陰陽五行的總合，「道始於一，一而不生，故分有陰陽，陰陽合而萬物生。」〈天文訓〉中提到，人在萬物中最接近自然的，五臟六腑，孔竅關節，都可找到人與自然相對的關係。我

們若想持盈保泰，唯有順應自然，仰身於天道，保持天人和諧的關係，才能避禍求福。

丁學洙的〈天人同一論〉：「天有太空，人有胸腔。天有日月，人有耳目。天有日月光輝，人有珍貴感情。天有運轉不息，人有永恆愛情。天有大地海洋山岳，人有四肢頭手足腿。天有綠野河流山川，人有毛髮血液環流。天有春夏秋冬，人有少幼年老。天有風雨冰雪，人有喜怒哀樂。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天有日出朝霧美化空間，人有歡笑喜悅。天有日夜，人有夢醒！」以上是丁學洙對造化自然與個人生命的觀察體會。天地自然的規律和人的生理情感道理，其實是相通的，所以丁學洙喜歡早晨早些起來，到海邊、到山上或是到田園，看看日出時天空光色的變化。



丁學洙〈天人同一論〉手稿（圖片提供 | 彭奎洲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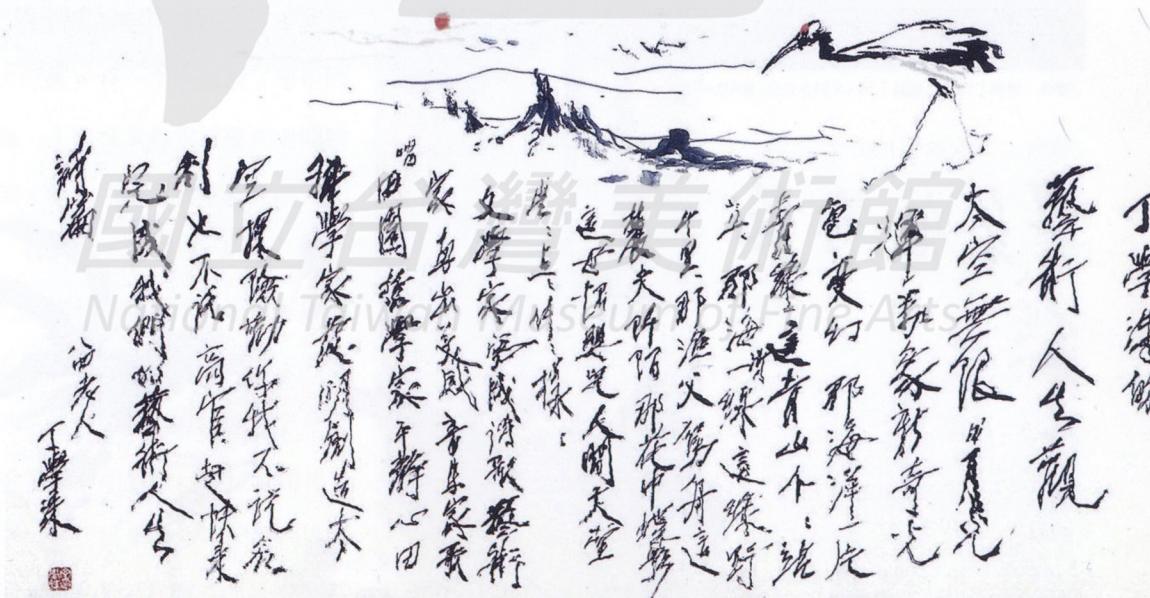
他看著太陽猶如少女的粉臉，在微笑、在喜悅，紅著臉在跳舞、在唱歌，向我們熱吻！所以他說：「這美麗的人生，我怎能不畫。」〈晨曦・日出〉

當他走在東海岸，看那海濤青綠一片，漁夫駕舟其間，就覺得自己很幸福。當他邁步田野，看著金黃稻穗迎風飄蕩，激起他無限畫意。當他登山眺望，綠野千里，從都蘭山俯瞰太平洋，有天地悠悠的感覺，他覺得他是在享受大自然的美麗，也在享受藝術。人必須面對自然，跟著大自然的腳步前進。大自然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，人與自然和諧存在，人與人互助互愛，就能享受生活的美感。丁學洙畫畫就是用此觀念和態度去觀察，去寫照。所以當他在面對東部的日出，寫生太陽時，他是生命的投入，他不是畫太陽的輪廓而已。

藝術人生觀

「太空無限，日月光輝，萬象新奇，光色變幻，那海洋一片青綠，這青山個個站立，那海濤一線，這綠野千里，那漁夫駕舟，這農夫阡陌。那花中蝶影，這母懷嬰兒，人間天堂。星星點點，件件樣樣，文學家寫成詩歌，藝術家畫出美感，音樂家歌唱田園，哲學家平靜心田，科學家發明創造太空探險。勸你我不說名利，也不話高官，趕快來完成我們的藝術人生詩篇。」

丁學洙較少寫成篇的書法，但最愛寫藝術人生觀與慈母頌，終身不厭，而且朋友聚會，手舞足蹈，高興唱和到忘我境界。在丁學洙的眼



丁學洙 | 藝術人生觀 | 1990 | 70×135公分

裡，無處不美。丁學洙創作的營養，常是來自生活的美感、來自生活的體會，他是用藝術的態度來生活，用感情來創作，所以他能隨緣、適意，坦然的面對人生。丁學洙就讀武昌藝專時就喜歡利用課餘去市場寫生，欣賞市場中市民各式各樣的生活型態，有一個學生李淑霞在市場賣魚，他就經常去寫生，也喜歡和賣豆漿的老闆打成一片，他很少為高官素描，但很喜歡為別小孩、學生素描。特別喜歡畫祖孫情或母子樂等人物素描水彩。



丁學洙 | 賣魚 | 1977 | 粉彩 | 36.4×51.5公分 (圖片提供 | 彭奎洲)



丁學洙 | 家家歡樂 | 1996 | 水墨 | 70×135公分 | 台東縣政府藏

邱行槎與丁學洙

邱行槎 (1911-) 生於江蘇省溧陽縣。經姜丹畫、馬育麟引薦進入上海美專 (1935-1937)，因抗戰便投筆從戎，轉讀軍校，畢業後在北平服務時，認識徐悲鴻，又就讀北平藝專。親炙劉海粟、徐悲鴻、潘天壽、李可染、陳之佛等名師。擅長指畫。一九四八年來台服務於台東師院、台東高商。邱行槎是丁學洙上海美專的校友，但兩人個性不同，才情機遇有別。這幅 [玉蘭竹石圖] 為丁學洙與邱行槎的合作畫。邱行槎畫玉蘭，丁學洙補竹石。人云：「師法自然，各行其是。」兩人繪畫都從師法自然而來，但因修養、對藝術的態度有異而有不同的表現。筆墨中可以看出邱行槎含蓄儒雅的風格，丁學洙表現較強烈、簡約的一面，人如其畫，各有面貌。



丁學洙、邱行槎 | 玉蘭竹石圖

人如其畫，精神傲雪霜

(一) 鐵漢柔情

兒子丁一中的朋友曾形容丁學洙是個「鐵錚錚」的漢子，個性強烈，倔強而率真。在東海國中服務時因意見不合和主任大吵一架，事後覺得自己有錯，便主動道歉。後來兩人變成好朋友。丁學洙也有柔情的一面。有一次，兒子丁一中陪他到知本探望朋友，一到目的地，丁一中才知道對方只是六年級的小女孩，和丁學洙因搭公車認識，相談甚歡，成了好朋友。

(二) 看重感情勝於一切

早上學生陪他出去寫生作畫，回到市區餐廳用餐，他一定要請客吃飯。有一次老闆收了學生的錢，丁學洙拿起拐杖要和老闆吵架。他永遠是那麼率真直接。

有人認為丁學洙太容易將自己的作品送給學生，或有同輩朋友批評他的畫賣得太便宜，其實他都是從感情出發，而沒那麼看重金錢，如果自己的畫有知音分享，他認為是好事。記得台東師院有位語教系的學生，非常欣賞

丁學洙的風采，就寫了一首月亮的詩，還帶了一幅月亮的畫作到丁學洙家，朗讀月亮的詩歌給丁學洙聽，同時說：「丁老師太陽畫得很好，可是沒看過您畫月亮，我這幅月亮送給您。」丁學洙看過之後，拿了一張全開宣紙即席畫了一幅全開夜月圖送給這位師院的同學。又有一次畫完畫，筆者帶丁學洙去喝綠豆湯，要結帳的時候，老闆說：「藝術家不用付錢。」丁學洙馬上把剛畫好的荷花拿出來送給這位老闆。可見他不是不看重自己的作品，而是更看重感情，也把藝術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八十五歲的時候，他說他是台灣人，捐畫給台東是應該的，而且應該把最好、最大的作品捐給公家。



丁學洙 | 蓮心 | 1997 | 水墨 | 135×90公分 | 侯龍明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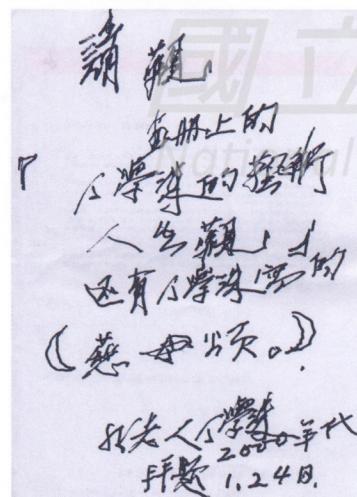
臺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原住民林志興，曾熱心捐血救丁學洙（攝影 | 徐明正）

（三）感恩惜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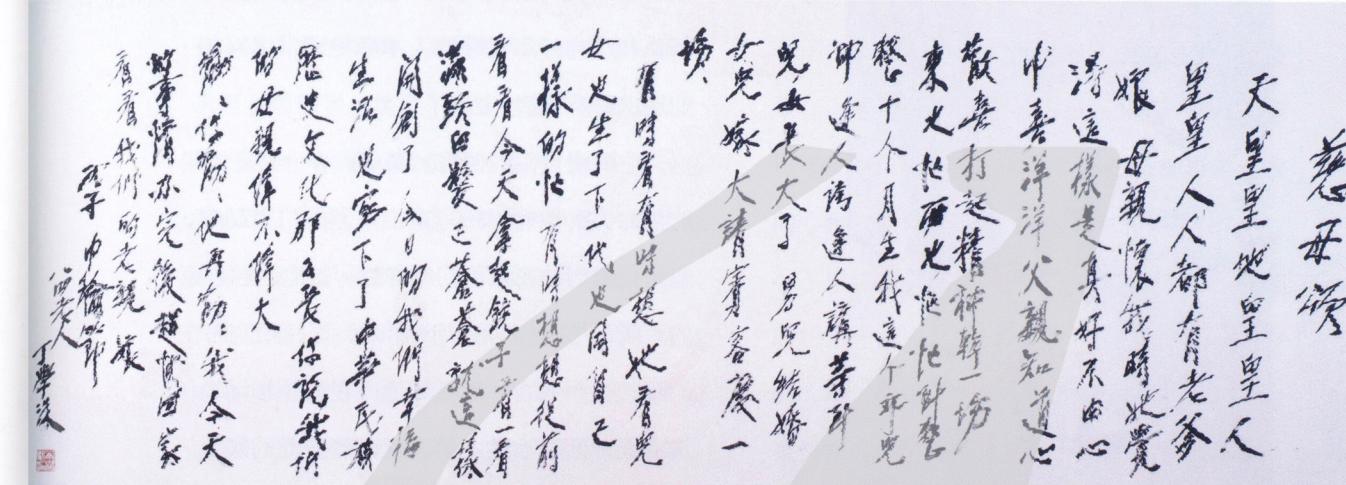
丁學洙更是一位知道感恩惜福的人。有一回丁學洙發生車禍需住院開刀，極需輸血，但因血型為AB型，血庫無庫存，於是丁一中四處打聽各公私立機關、軍警單位，最後終於在記者的協助下，找上了在救國團工作的林志興組長，輸血給丁學洙。他出院後，帶了一幅荷花回贈給林組長，畫幅上題寫「捐血救人」。丁學洙生活簡樸，衣服、西裝、畫袋和日常用品一用就是幾十年。物質上很容易滿足，一根巧克力、一瓶啤酒、幾顆花生、豆漿油條，都是很好的享受。他非常珍惜生命，滿足台東鄉下的生活。



丁學洙寫給大陸子女的家書（圖片提供 | 丁一中）

（四）首重孝道，重視親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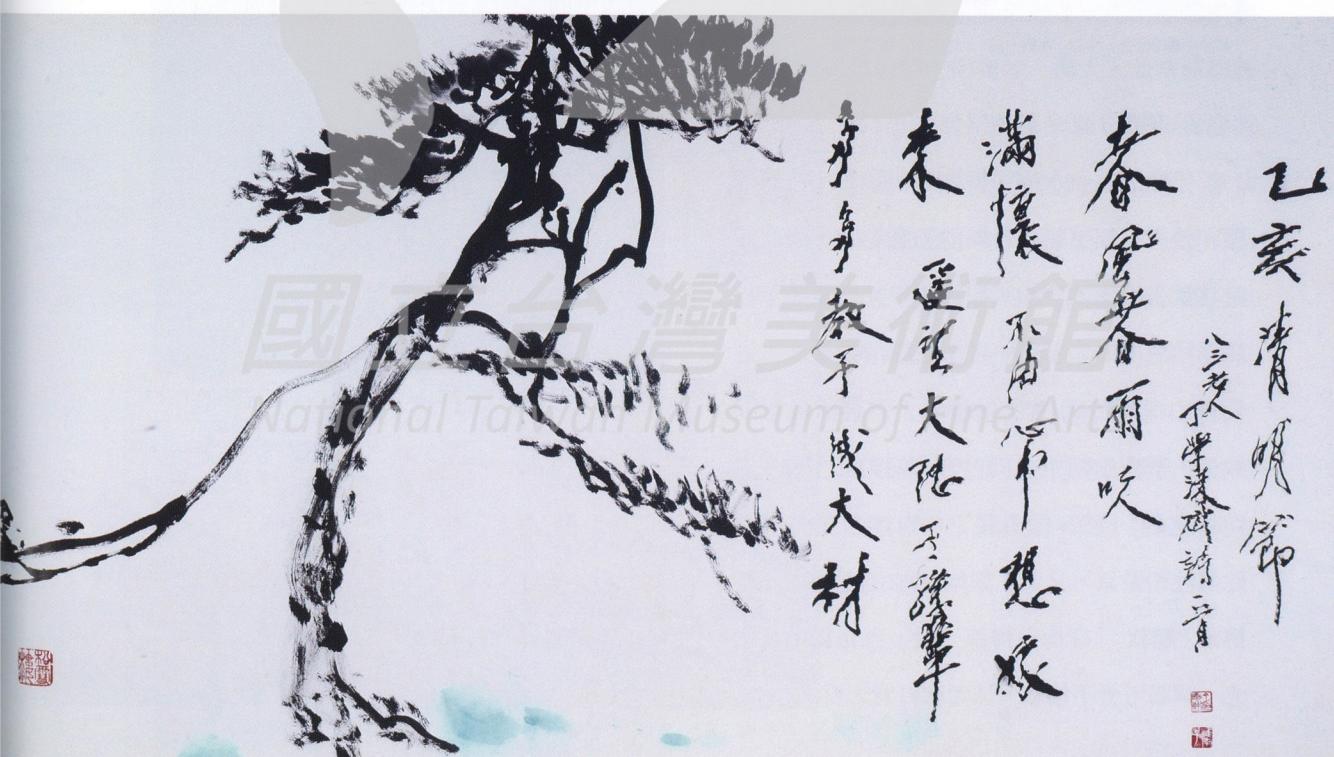
丁學洙總是非常重視真情，不管是朋友、父母、子女，對他而言都很重要。愛與善是他心中一種普世的價值，他的書法作品中經常提到父母之恩、子女之愛，創作了多幅〈慈母頌〉的作品。一九九五年清明，畫大柏樹，款題：「春風春雨吹滿懷，不由心中想娘來，遙望大陸子孫輩，多多教子成大材。」這幅作品〔大樹成才〕中的龍柏，大樹參天，樹幹筆簡形具，簡單幾筆表現出豪邁的氣勢。



慈母頌 | 1996 | 書法 | 90×180公分 |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藏

慈母頌

三致丁學洙歲時音



丁學洙 | 大樹成才 | 1995 | 水墨 | 70×135公分



丁學洙 | 壽如古松 | 1983 | 水墨 | 135×70公分 | 張中元藏

(五) 倔傲不屈，韌性堅強

丁學洙的生命永遠保持燦爛和陽光，任何困難和挫折，似乎無法打斷他的意志力，因此非常喜歡畫西康大雪山，如丙子年九九重陽，以焦墨枯筆完成大結構，再用石青渲染層次，近景青山用暖色調（黃色、咖啡色），強調前後空間效果，寒天雪地中，仍可看到活力和生機；畫作詩堂題：〔精神傲雪霜〕（見頁129），更表現了他個性和傲氣。又如丁卯年（1987年）所作的〔雙梅圖〕題款：「紅梅白梅都一般，百花當中我佔先，鋼筋玉骨不怕寒，冰雪吹打意志堅。」

丁學洙的鶴不管是〔鶴舞〕、〔鶴壽〕、〔鶴觀日出〕或〔日出舞鶴〕都是他的心情寫照。雖然孤獨，但充滿著倔傲不屈，意志堅強的韌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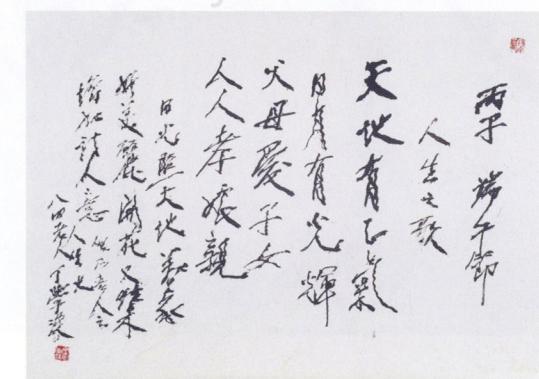
(六) 渴望青春，散發生命的活力

丁學洙粉彩寫生太陽的作品，總讓人感受到朝氣和活力。丁學洙的人本身是非常道家的，他追求藝術勝於一切。

一生浪漫自由的個性，渴望青春，熱愛太陽的生命力，他能用粉彩畫出水彩的渲染趣味，也可以畫出油畫疊色的厚實感。當他面對台東的太陽，那種熱情活力、溫暖，正好和他內在的精神相遇合。感受到他內在的精神活力，透過天天觀察寫生，體會到個體彼此的關係，而且對於顏色有自己的見解和表現方式。



丁學洙 | 鶴舞 | 1990 | 45×70公分



丁學洙 | 天地有正氣 日月有光輝 | 1996 | 書法 | 70×90公分 | 張中元藏

結論—— 不該被遺忘的丁學洙

丁學洙出生大陸，從小有志於藝術的學習，有幸進入上海美專、武昌藝專隨劉海粟、唐一禾等名師學習，奠定了爾後繪畫的基礎。九十年的生命，經過北伐抗戰，移居台灣，最後落腳台東，結束一生，畫上美麗的句點。移居台東是他生命的轉捩點，也許是自我放逐，退出台北藝壇，使他成為地方性的畫家，而不是全國高知名度的名家，但慶幸的是，他因為來到台東，沉潛耕耘四十年，造就了藝術的高峰，成就了有別於其他大陸來台畫家的創作風格。

把藝術當作生活的享受，精神的運動，不把藝術當商品，不期待因此致富，雖然經濟不寬裕、生活貧困，但他卻能不求聞達，安貧樂

道過生活。也許是經過刻骨銘心的感情，又遭誣陷入獄五年，讓他的心更能安靜而且豁達起來，影響了作品中在地創作的心靈。

而晚年的創作，幾乎是和台東的土地結合在一起。許多台東人對丁學洙都留有深刻的印象：一個削瘦的背影在台東街道踽踽獨行，背著畫架在山邊、海濱寫生的身影；甚至他曾跌落到稻田裡。他的精神也深深烙印在台東藝術工作者的心靈，影響著他們創作的觀念和態度。

丁學洙對台東土地與自然環境的感動，從他的粉彩作品中最容易顯現，火紅的太陽、翠綠的大地，交織出屬於後山熱帶氣候的景觀。台東景物的熱情與生命力，十足呈現在作品裡。

事實上，晚年的丁學洙對生命的體悟轉為禮讚，在兒子丁一中的帶領下，歸信基督，常藉著禱告，寧靜心靈。且透過他一生所鍾愛的藝術更加認識造物主的奇妙、偉大，並常深感讚



林永發 | 向丁學洙致敬 | 2009 | 水墨 | 23×32公分

嘆！畫作上，除了紫藤、花鳥或松鶴的題材外，更寄情於台東山水，歌頌寶島奇觀。在台東的日出、田園、山水中，他找到安身立命之處，為台東創作許多在地的好作品，也為中國美術史九十年留下歷史的見證。他受台東環境的影響，而他也影響台東美術的發展。丁學洙是一位不該被美術史遺忘的藝術家。